

人生如逆旅，幸好有东坡

——读《苏东坡传》

蔡华先

“被生活”，是我受“被平均”一词启发想出的一个词语。人生如逆旅，我辈都是行人。“被生活”的状态，是每个人都不期望却又害怕在旦夕之间遇到的。几年前，我曾读过林语堂写的《苏东坡传》，最近我又重读这本书，苏东坡在人生的逆境中从不沉沦消沉，我想从中找寻一种精神力量来鼓舞自己。

《苏东坡传》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不一样的苏东坡，他的命运困于党争，生活寄于风雨，屡遭打击乐观的情怀却始终不变，襟怀始终奉于苍生。

苏东坡的一生，是在“被生活”的状态下度过的。他一直卷在政治漩涡之中，先是因为反对变法而与王安石政见不合，后因“乌台诗案”，再到新党再度执政，苏东坡遭到连番贬谪，甚至遭受牢狱之灾，但是他却光风霁月，高高超越蝇营狗苟的政治勾当。他从来没有怨天尤人，在屡次被贬期间，总能找到事情好的一面，乐观面对。

苏东坡被贬黄州时，处境艰难，几乎到了挨饿的地步。他亲自盖了几间房子，整理房子周围的土地，自行耕种，过起了如农夫一样的生活。他不以为辛苦，反而自得其乐，一蓑烟雨任平生。

后来，他被贬至海南，这几乎是当时对文人最高的惩罚了。他和儿子居住的房子经常漏雨，经常没有米饭吃，只能以芋头充饥，可他在写给友人的信

中并没有过多地抱怨，反而说自己要以海南为家乡，可谓此心安处是故乡。

苏东坡对人宽容豁达，在王安石失势之后，他仍愿意与王安石促膝长谈，似乎之前受贬谪他乡都是风轻云淡。章惇曾经是苏东坡很好的朋友，只因与苏东坡政见不合，在得势之后对苏东坡大肆迫害，甚至将他发配到海南。对于这个几乎将自己置于死地的人，苏东坡还是以大海般宽容之心宽恕了他。当得知65岁的章惇被放逐雷州后，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：“章惇到雷州，我知道后很惊叹，这么年纪寄迹海角天涯，心情可想而知。好在雷州一带虽然偏远，但无瘴气，望以此开导他的母亲。”后来，他还托人给章惇捎去治疗当地常见病的药方。

正因为如此，千百年来，无人不爱苏东坡，甚至有言道：“人生缘何少快乐，只因未读苏东坡。”

读《苏东坡传》，我思考人们为什么如此热爱苏东坡，不仅是因为他的盖世才华，更是因为他的不骄不躁，他的不愠不怒，他的豁达乐观。

苏东坡一生命运多舛，宦海浮沉、聚散离合总是与他相伴，也曾让他感慨世事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秋凉，但他每每能从落寞中抽身，将人生聚散得失无常揉进杯盏，潇洒入喉。

在阳光普照时，他泛舟纵情赤壁

之下；在烟雨朦胧中，他穿梭于西湖绿柳之堤；在暴风雨骤雨中，他笑听穿林打叶之声。贬谪的悲哀、颠沛的困顿，逐渐被其日常的趣事所掩藏。正如林语堂所说：“他如一阵清风过完了一生。回顾其短暂而又丰富的一生，他亦能平淡地总结道：‘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系之舟。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’”

读罢此书，让我想起了曾经看过的一副对联：常想一二，不思八九。南宋词人辛弃疾有一句词：叹人生，不如意事，十常八九。除去八九成的不如意，至少还有一二成是如意的、快乐的。正确的生活态度，就是要常常念及快乐的一二之事，至于那些不如意的八九之事就抛在脑后，将痛苦之事隔离。

不妨学学苏东坡，多在“被生活”中调节自我，治愈自我。人生不可能处处是坦途，人生的境遇自己无法把握，但可以把握自己的心态。人生的困苦可能无法逃避，但我们可以人生的磨难中升华自己。

人生如逆旅，幸好还有苏东坡。



新书架



书名：多年爱书已成精

作者：马凌

出版单位：上海文艺出版社

本书中选取了18位作家、画家、文艺家，以一个“书虫”的阅读妙趣和“学院派”的学养视野，让读者更透彻地走近这些文艺名家。

作者通过细小的关注点，以点带面，穿透他们的人生、轶事、交叉时刻……把他们的人生和作品连接，给了他们人生与作品的双重解释。



书名：夜游

作者：李黎

出版单位：四川文艺出版社

本书聚焦都市男女的生活日常，以人物为圆心，夜色为半径，勾勒出一个包含着婚姻、病痛、友情、事业的圆圈。作者用极其冷静的叙述语调，努力挖掘当代人的精神内核，揭开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中不可避免的裂隙，以及种种交往中隐藏的脆弱、孤独与无奈坚守的爱意。



书名：豆子和芝麻茶

作者：杨本芬

出版单位：广东人民出版社

《豆子和芝麻茶》是杨本芬“看见女性”系列的第四本书，分为两部分：“过去的婚姻”和“伤心的极限”。

作者将目光聚焦到秦老太、湘君、冬莲这三位老年女性的婚姻人生上，细致入微地讲述了一代女性在亲密关系当中的困惑与痛楚、选择与担当、勇气与坚持，即便命运不公，也不放弃自我救赎。在第二部分，作者回忆了与妈妈和哥哥一起经历的往事，以及两位至亲离世之际的锥心之痛。

书斋夜话

林荫底下好读书

柳华东

阅读，对我而言，已是一种习惯，一种深入生活不可或缺的习惯。

流年如水，俗务丛杂，读书常常成为一种奢侈。偶一回首，发现自己好像离阅读越来越远了，羞愧之心油然而生。此时，阅读恰似一个被无意中冷落的朋友，让我不自觉地心疼起来，并迫切地自觉修复我们之间的友谊。

说到阅读，就不能不提环境。我自小读书喜静，尤喜在林荫底下读书。

小时候，偶尔得书，便会忘我阅读，一旦读进去，周围的一切似乎都不存在了。此时，常常会被父母打扰，他们会喊你做东做西，其实就是打打酱油、喂喂鸡狗之类，更难免的是，兄弟们见了，一定要问你读的是啥书，甚至夺过去看看封面，真是不胜其扰。

于是，我就有了换个好地方读书的念头。好地方并不难寻，就是我家房前山坡上的苹果园。那里满坡的苹果树，在那里读书太安静了。带上一本书，随便找一棵苹果树坐下来，树荫之下凉风徐徐，暑热顿消，正好读书，而一旦坐下了，读起书，我必读得天昏地暗，常常是到了吃饭的点了，还没读够，引得妈妈在山大呼小叫地喊我的名字。等听见喊声，我才醒悟该吃饭了，匆匆走下山来，免不了被父亲母亲责怪一通，说我读书读过了。

读高中的时候，学的是文科，需要背诵的东西很多，每天下午第四节是自修课，我便带上书本跑到校外东边的树林里复习。周末，则一定到县城南山的林子里学习。几个铁哥们间

我，教室里怎么就坐不下，非要跑出去学习。我暗自苦笑，他们哪里明白我最喜欢读书时的那种静，而那种静，非林子里不可。

还记得，南山北麓有处古迹叫南洞山，听人讲古时这洞里有尊菩萨，菩萨座下压着一口可通渤海的井，一旦挪开菩萨，就会海水涌上，淹没栖霞城。可惜，如今洞里的菩萨早就不见了，井也没有了影子，至于水淹小城的说法更是不攻自破。

洞前横亘一株据称有八百多年的硕大古槐树，直刺苍穹，树身早已朽烂成洞。古槐树枝叶繁茂，在树下读书，朽烂的树身居然如屏风一般，挡住了北侧隔河相望的居民区。古槐树虬枝密叶如华盖，浓荫蔽日，背靠大树读书，真是惬意。读累了，从树下闪出身子，就可见河水清澈见底，北岸人来人往，好不热闹。看片刻光景，身心立马放松，再藏身树下，自是一处读书的好地方。

考上大学后，还常常想起这个读书学习的好地方，并给它取了个“绿斋”的名字。读大学时，免不了还是会带上书，在校园僻静的林荫间读书，却找不到在“绿斋”那般惬意的感觉了。

后来参加工作，重返县城，自然要去“绿斋”走走，也算旧地重游。一侧的山洞倒是修复了，里面真有了那一尊菩萨，洞口修建了琉璃瓦覆盖的古色古香的垂花门。只是不见了那株历经八百年沧桑的古槐树，好不伤感。

结婚生子，人生的诸多烟火气息一步步消磨了我年轻时的朝气，可读书的

习惯还是保留了下来。窃喜的是，刚结婚那几年所住的平房东面是一座小山，山上满是栗子树。栗子林枝叶繁密，人迹罕至，又是一片难得的“绿斋”！我常常早上携书进山林，在一株粗壮的栗子树下置一平石，坐在石上读书。阳光在枝叶摇曳下支离破碎，在地上和书页间跳跃闪烁，林间的鸟儿叽喳可闻，真是妙极。

后来搬进了楼房，特意设计了一间小小的书房。舒适是舒适，可惜总缺少林荫树下读书的妙处。平房东面的小山，山上的栗子树林，常常引起我的回忆，很是不舍。

小小书房里的藏书琳琅满目，书柜里、桌上桌下，到处都堆满了书。在这里，我读了多少书，写了多少文字，发表了多少文章，都无从记忆了。可这二十多年里，我还是会常常想起林间树下读书的情景，真是向往不已。

一个周末，闲来无事，欣然前往当年居住的平房，想去一睹平房东面那座小山，看看山上栗子树下读书的“绿斋”雅室。平房还在，小山也是搬不走的，独独不见当年那片茂盛的栗子林。栗子树被主人铲掉，换成了樱桃树。樱桃树还未成林，黄土乱石到处都是，更让我失望的是，半个小山被铁丝网封住了，一只犬警惕地狂叫着。

我明白，那个曾经略带浪漫的阅读场所一去不复返了。伤感中，我想，在生活中不知不觉间被改变的东西太多，何止是读书的环境呢？于我而言，环境变了，读书的习惯还在，也算是幸事了。